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一

史部

隋書卷五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

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
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
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
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
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
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
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
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

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閣
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
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
以見意人以為工數年復為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
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
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
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
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

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
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
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
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
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
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剪拂吹噓
長其光價而才本鶩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

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徃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
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
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獲野
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
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
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
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致鷓鴣以降罕見
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糝稗雞鶩為伍不亦

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
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
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毳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
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繇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魚之密
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於
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
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
翔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

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
湖之菁藻飲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雍雍而相
續潔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
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
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
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
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籩稻梁為惠恣其容與於

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
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天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
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
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
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
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
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澹淀齊榮辱以晏如
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

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
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
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
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
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
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詔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縑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

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盡惜
春漿鳩恡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
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
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
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
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歛笏升階汗
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
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落雞田之

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恥狗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侯南山之朝雲擘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罇高歌滿席恍

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
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
運海輕罽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
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覩時路之遘危玄冬修
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
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
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

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詔諛讒佞無愧
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烟戒陳力就列弃周任之格
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搆讓
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
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竇之里皆如脂如
韋俯僂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
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
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

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
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
高視濶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
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
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

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旣珍旨雖素論以為
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宦
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
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
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斲雕為朴人之榮辱時反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
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
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葺

莠化為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駁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
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歲餘被徵
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內
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
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
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
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
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龍奴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

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頰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其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

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盾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為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

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
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
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
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
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
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
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
尉迴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

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
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
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
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
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
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勅御史劾其事
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
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從弟孺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
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
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竒之其
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
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
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
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

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
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
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緯聘齊以道衡兼主
客郎接對之緯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
曰傅緯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
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
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
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

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中定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

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
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
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
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
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
文翰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
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
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

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
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
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
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
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為
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
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畧之才蕭摩

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捲之勢其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

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

相與交高頰揚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
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
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
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
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
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
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
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

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
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
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鷄居
鶩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
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
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
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
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

霸道而為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
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
定嵩洛木運據崑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
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
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
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而
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
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

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
銕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
而塞城臯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陵之
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
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
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楔窳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
無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
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

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
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
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
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
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
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獫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

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
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
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宸播
神威於沙朔柳室氊裘之長皆為臣隸瀚海蹕林之地
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盤獸據之險恒有僭偽之君妄竊
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

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繇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勅太子改正六樂玉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

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稟有紅腐之

積藜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思加禽獸胎

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

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彛倫攸敘上

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

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

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

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

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
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
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
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
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
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
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

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
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劒塗
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
降精燁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
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
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休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
三皇而竝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

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
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天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
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
龍之心徒懷蓍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
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
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遠
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
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

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
啓歷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
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
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
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
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
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

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句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
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攝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
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
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
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
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
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
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位推而不居聖

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
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
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
用教百年尚相叡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爰
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
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
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
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
久行人有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頰邪付執法者勘之道
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
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
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
天下寬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
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
不為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

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竝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

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

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

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

也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

郎離石太守竝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為游

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

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世

史臣曰二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竝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權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宦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隋書卷五十七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盧思道傳時人稱為八米盧郎○一本米作采按西齋叢語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多也

縵鐐仁義○閣本鐐譌巢按漢書叙傳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縵鐐與韁鎖同

薛道衡傳兼撫萌俗○按萌與氓通楊雄書願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曹植魏德論侯民

非復漢萌尺士非復漢有

史臣贊思道宦塗寥落○監本宦作官從南監本改

隋書卷五十七考證

謹案卷五十五第三頁後五行此輩惜妻子刊本
此訛北據監本改

第六頁前七行變姓名隱高山刊本高訛高據毛
本改

卷五十七第十頁前一行開皇初拜尚書刊本尚
訛上據毛本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陳使傅縉聘齊刊本傅訛傳今
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刊本具訛
且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刊本道
衡訛衡道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憂勞庶績刊本績訛績今改



覆校官助教 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郭寅

謄錄監生 臣馬嗣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

五十八至
六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七百二

史部

隋書卷五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
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
精龜策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

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

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

誰貴此貞心异甚竒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

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

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

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

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

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

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

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為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瑯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

撰御覽書成除殿上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
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
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
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
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
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
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
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

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
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
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
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
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
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
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

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

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
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
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
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
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
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
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
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

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
曰周道陵遲不勝其蔽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
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
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來往略
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頓殊能無
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
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荅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
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

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
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
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
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
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
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
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
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

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恭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

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立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侯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

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
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
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
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
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
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
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
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

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
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
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
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
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倪
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
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
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

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於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

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
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
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
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
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
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
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
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

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
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
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
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
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
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
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

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謦

柳謦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倓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謦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

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
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
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
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
人以充學士而詧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
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詧爲序
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詧已後文體遂變
仁壽初引詧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

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晉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閭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晉帝每在月下對

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
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
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
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
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
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

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稱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阜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醺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

鳳之后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滕以傳並陶冶性靈含
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
嘉貺僊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
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
其會緜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旁施無體之
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
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

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辯請吏削衽承風豈止
呼韓北場頰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
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狎素游頽
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
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
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
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
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賁玄應特昭白爵呈鐵笏之

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

雀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椀刷采青蒲

將翺赤罰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暈

翟之鑿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宜徵得之茲日歲次

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

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辰宁

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

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

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
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
雍丘之祠三八平東之府並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
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源
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
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
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
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立

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必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

明天保定於鑠我君武義廼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

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

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

伏阜丹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岐祚隆未如神

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

節節奇音行行端跡化玉黼宸銜環陞戟上天之命明

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絃頌歌

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造述此事
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
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祕書丞于時祕
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
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
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
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

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
祖崩於仁壽宮煬帝祕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
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
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
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
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
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
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

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暉

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
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
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
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
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
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
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
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

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
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
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
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
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
莫不執太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傑干戈揖讓取
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初制竹素之道
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

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
典謨貫鼎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禱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
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
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沁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
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
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

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
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頽羯胡侵
洛沸騰塲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
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
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
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
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

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
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
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
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
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
薪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
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
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

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涼能孤
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
明二年以臺郎入朝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行人失時
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
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
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
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
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

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
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
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
論述一卷各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
名案者並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
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
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
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

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
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
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
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
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
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
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
遂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

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諡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
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
尚食每獻時新嘗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
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
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
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

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
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
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
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
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
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
文博商畧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
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

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

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實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徃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隋書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三

史部

隋書卷五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

子燕王倓
越王侗

齊王暕蕭

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

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竒之高祖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

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
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
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
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
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
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
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
行宮粵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

綉宵載鶴闕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
悼離方之就晦嗟震宮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餒
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彛徹祖階祀收重抗銘
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諡爰詔史
冊式遵典志俾濬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宸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
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騰
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

歲徒先路舄奕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
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叶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
參墟奄有唐晉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閭闔九
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扆清祕
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
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粵自天孫光升
元子綠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
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已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

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顯顯觀德溫溫審諭烱戒齊箴留
連主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沖情玉裕令問金相宜綏
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
祐遽瑤山之頽壞忽桂宮之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
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
苒居諸沾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
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違望苑渡
渭涖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

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歿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
潛隧之幽深霏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
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歎纓弁以霑衿嗚
呼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
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
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

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

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
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
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倏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
梁公蕭銜千牛宇文勗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
武門跪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
冀以見帝爲司宮者所過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
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

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
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
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
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
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
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
改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
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

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
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
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
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
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
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
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
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

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
皇帝聖畧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
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
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
皆為臣妾加以寶贖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
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
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
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

不移豈意疊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

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

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

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

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

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

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

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

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
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
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鏡為心禽獸不
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
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豐辱之極亦
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
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
光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

逮此今者出黼屨而杖旄鉞釋袞麻而擐甲冑銜冤誓
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
子幽逼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
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懼兇
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
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畧外舉率勤
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驚若
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

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
動射石可以入况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
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
王師一臨舊章整覩自應解甲倒戈水消葉散且聞化
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
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耻梟輶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
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
戮元兇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

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
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逸
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
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
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闕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
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
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
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

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慄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邑

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
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憚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
充遣其姪行本齋鵠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
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
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
之世充僞諡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疏眉目少為高祖所
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

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

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

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

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勅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

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

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

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

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

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
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暎命呼之載入暎宅
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
檟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暎暎令還主仲錡
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暎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
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荅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
暎暎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
不悅暎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楸中析識者

以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翊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十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

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酬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樂名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

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

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於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

動不進膳果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果先請試炷后
不許之果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
悲咽不已后竟為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果
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
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
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疎而忌
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

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隋書卷五十九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煬三子。○監本於下注孫恭皇帝燕王倓越王侗

臣映

斗

按恭皇帝已入帝紀此本無傳今刪燕王倓越王
侗俱係元德太子昭之子亦不當列於前今移注元
德太子昭之下乃與傳次相合

越王侗傳化及梟鏡為心。○監本鏡作獍閣本作鏡按
史記封禪書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梟鳥名食母鏡
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顏氏家

訓吳均集有破鏡賦

隋書卷五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七百四

史部

隋書卷六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
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
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

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
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
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
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
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
將崔景嵩請為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
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
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鄭公王軌禽陳將

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懽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

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
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縣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
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
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
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
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
三百年一蠲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
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

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
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
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
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
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
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
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

不疑臣謂午未申酉正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譴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

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
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
將即湏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
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
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
因面陳經畧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
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
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

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
四隣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
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
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
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
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
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
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

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
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顓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實周大左輔燕國
公仲文少聰敏髻鬣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
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
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
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畧通大義

及長個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為名公子起家為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儻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

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為御正下大夫
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勲授儀同三
司宣帝時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
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
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
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
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
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

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遯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

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佗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迴將劉子

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志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

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
為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
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
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
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
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
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
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

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
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皆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
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
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
死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

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

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
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
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
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
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

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推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

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賑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
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鈎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
願下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
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
覽表并翼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
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

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

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
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
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
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
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
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
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

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
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
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
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
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
遷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
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
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

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廻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遊

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
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
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
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
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
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誥稟節度故有此言由
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
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

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二十卷有子九
人欽明最知名

顛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象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戶授大
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
府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
寬經略淮南顛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

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碭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顓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迴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文表徃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欬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迴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

尉迴未平慮顛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
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顛逆擊走之陳復遣將
陳紀周羅暉燕合兒等襲顛顛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
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傅竇
熾等議顛當死上以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
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
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為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

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高祖受禪翼翼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太尉歲餘卒諡曰穆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

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
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
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
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
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於家諡曰靜有
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
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
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
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
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
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錄前後勲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

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
道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為天官
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迴作亂時文振老
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
祖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
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
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
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

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
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
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
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
總管尋為大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
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
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被誅文

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
虜而還越舊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
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
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
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
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
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
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

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
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
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
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啟民
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
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
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
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
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
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
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
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
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
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
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

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
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
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
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
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
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
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
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不

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

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
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
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
位厚秩良有以也

隋書卷六十

謹案卷五十八第三頁後三行若為太子必須書
名刊本必訛少據監本改

第十頁後七行祖倓監本倓作悛

第十一頁後一行甚見親待監本親作優

第十四頁前八行白爵呈鐵豸之奇刊本呈訛主

據監本改

後二行末若干飛武帳刊本于訛未據監本改

後四行福台宜徵監本宜作冥

卷五十九第二頁前六行房陵王為崇刊本崇訛
崇據監本改

卷六十第十一頁前七行從帝討吐谷渾刊本從
訛後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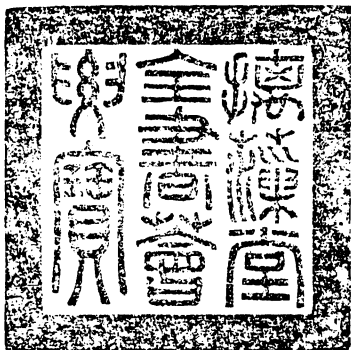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後七行歷左右宮伯刊本宮訛官據監
本改

第十五頁前五行拔佩刀劫之刊本刀訛刃據監
本改

第十六頁前八行比還世積以罪被誅刊本比訛

北今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陳蔡